

艾奧瓦城的「鹿園」

艾奧瓦州（又譯：愛荷華州）位於美國中西部，以盛產玉米著稱。除了玉米，艾奧瓦也「盛產」文學——艾奧瓦州有個艾奧瓦城，艾奧瓦城有所艾奧瓦大學，艾奧瓦大學裏有保羅·安格爾（Paul Engle），有聶華苓，有「作家工作坊」，還有「國際寫作計劃」。

艾奧瓦大學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成立了「作家工作坊」，在更早的二十年代則開創了可以通過創意寫作獲得高級學位的先例。作為最早在「作家工作坊」獲得學位的學生之一，保羅·安格爾於一九四一年成為這個機構的主任。他在這個位置上坐了二十五年，培養了許多創作人才，尤其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，他招收了許多來自台灣的中國學生，後來大名鼎鼎的余光中、白先勇、歐陽子、王文興、鄭愁予、楊牧等，都是在這裏拿到碩士學位的。

保羅·安格爾卸任「作家工作坊」主任後，又和聶華苓一起創辦了「國際寫作計劃」。他們向民間募集資金，廣邀世界各地的作家赴艾奧瓦大學駐校一段時間專心寫作，其中受邀的中國作家就有丁玲、艾青、蕭乾、

汪曾祺、王蒙、莫言、蘇童、王安憶、羅門、陳映真、張大春、潘耀明、古蒼梧等。一九七九年九月兩岸作家文學交流的「破冰之旅」，就是由艾奧瓦大學「國際寫作計劃」舉辦的「中國周末」開啟的。

具有劃時代意義的「中國周末」，舉辦地點就在保羅·安格爾和聶華苓的家——那是位於艾奧瓦河岸一側山坡上的一座紅樓。我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期間，曾數度登臨紅樓，訪談聶華苓老師。這座紅樓依山而建，樓下有間大屋，但主要生活區在二樓，客廳外面有個木板搭建的大陽台，坐在那裏可以看到艾奧瓦河；餐廳邊的玻璃拉門外就是後山，不時有鹿出沒。所以聶華苓稱自己的家叫「鹿園」。有一次在「鹿園」，我還真見到了優哉游哉的小鹿從林間緩緩走過。

一轉眼，「中國周末」已過去四十多年了，我不見聶老師也有十多年了。難忘艾奧瓦河邊的紅樓，難忘靜謐的「鹿園」和她的主人。

過眼錄 劉俊
逢周二見報

蟹化漆

《夷堅丙志》卷第十三《蟹治漆》中記載：乾道五年（公元一一六九年），襄陽有個盜竊犯應該被判死刑，但正碰上朝廷特赦，就處以斬配之刑。長官考慮到他有可能會再次害民，在他刺字後，又用生漆將他的雙眼塗瞎。該犯被押至荆門時，眼睛已經看不見東西了，押解人員就將他暫時囚禁在長林縣的監獄中。

當時，長林縣有個里正，到縣裏辦事，看到那囚犯兩眼被漆塗，很同情，於是悄悄對他說：「再往前走時，你就請押送人員到蒙泉邊，找一隻石蟹，將蟹搗碎，然後瀝出汁水滴在眼內，漆就會隨着蟹汁流散。」次日，那囚犯賄賂了押送的兵卒，兵卒捉來小蟹取汁，兩日後，囚犯雙眼又得明如初。作者洪邁稱其妹夫朱晞顏當時正從當陽縣尉調往長林縣令，親眼看到過這個囚犯。

生漆，就是剛剛從漆樹上割下還沒有處理過的天然乳白色液體，接觸空氣後，生漆會轉化為褐色。漆能防腐、防雨、防污、防傷口乾裂，但生漆塗到眼睛上，會是什麼結果呢？

那蒙泉邊的蟹，應該是一般的石蟹，到處都有，我們小時候在深山溪流的石頭底下，經常翻石蟹，將殼剝了洗淨，用油炸一炸，美味可口。

上例筆記中，那囚犯的雙眼被塗上漆，估計開始並沒有損傷雙眼，而石蟹汁能化生漆，這個真沒有試驗過，即便我岳父做過油漆匠，我也略知道一點油漆知識，也不知道蟹汁能化漆。不過，我還是相信，洪邁的妹夫親眼所見蟹汁能去生漆，應該是真實的見聞。什麼時候方便，我想做一下這個簡單的試驗，最好就在割漆的現場，溪邊隨便找一隻石蟹。

從易學原理而言，許多生物、植物都相生相剋，傳聞古代有文人被俘，服腦子（冰片）二兩自盡，不料，服藥後，他大瀉一場，反而將素有的眼疾治愈。鹵水點豆腐，一物降一物，世界就是那麼的奇妙。

筆記新說 陸布衣
1164334351@qq.com
逢周二、四見報



漫條思理 鄭辛遜
逢周二、四見報

牛肉塔塔

一個敏感又喜愛文學的人，常會把這樣一句話掛在嘴邊，「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」。而一個敏銳又極貪吃的人，必然也會在心裏默念這樣一個規則，「人間的美食實難相融」。仔細想想，不同地域、國度和不一樣的文化傳統下，勢必會產生相左的餐桌形式。所有才有了泰餐、意餐、中餐等的百花齊放，但有一道菜卻神奇地打破傳統，讓法餐和日餐隔空切換，這道菜就是牛肉塔塔。

日本是生食大國，很多亞洲人第一次吃這道菜想必都是在日料店。但實際上，它的起源卻是法國。所謂塔塔（Tartare），源自法文的à la tartare，意思為佐塔塔醬食用，後來演變成切碎的生肉加上調味料，比如鹿肉塔塔、金槍魚塔塔，其中尤為出名的就是牛肉塔塔。作為前菜，它在法餐中的角色，就好比牛水沙拉在意餐中的地位，不可動搖。即便不是高檔的燭光晚餐，人們也願意把它當配紅酒的小食，不拘一格，鮮美開胃。

而日式塔塔一個十分有區分度的身份標識就是中間的那顆生雞蛋。如果說法式塔塔更着重本土美學，經常是洋蔥、青蔥、魚子醬一層層疊起，有時做成迷你型放在多土塊上宛若紅寶石，那放到東瀛則反璞歸真，不會過多裝飾，卻在看不見的地方大做文章。

比如牛肉選用神戶牛、宮崎牛，中間用味增、油醋或柚子胡椒等調味，當筷子戳破蛋黃，金黃色的蛋液緩緩滲透進粉嫩的肉碎中，入口是順滑柔嫩的極致，完全不會有生食的腥氣和魯莽，越咀嚼越能優雅從容地享受。法式塔塔配紅酒，在日本，高明的廚師則會給你端出一杯白葡萄起泡酒，讓明快的果香托起牛肉的發酵質感。那一瞬間，味蕾真會在沉溺中迷失，究竟是東京還是巴黎，已不重要了。

食色 判答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小公園

「口音歧視」

唐朝詩人賀知章《回鄉偶書》中，「少小離家老大回，鄉音無改鬢毛衰。」描述詩人離開家鄉幾十年，雖然樣貌已變，但口音始終不變。筆者十多歲從福建移居香港，雖然很快學識廣東話，但口音任憑怎樣努力都改不了，猶記得當年讀書時，經常因發音不正，而遭到同學嘲笑。

長大後才知道「口音歧視」無所不在。英國倫敦的人會嘲笑蘇格蘭人，覺得女王英語（也稱Received Pronunciation）代表中產階級甚至貴族和王室，才是公認的標準口音；很多中國人也認為，北京的普通話才正宗。

最近看到一則新聞，法國總理卡斯泰因他的西南口音遭到嘲笑，於是有政客十

一月二十六日在法國國民議會上提交議案，規定因為口音而歧視個人，在勞工法和刑法下將被視為犯罪行為。

原來巴黎人一直鄙視周邊地方的口音，對於任何在廣播、政界、學術界，甚至是電話銷售行業尋求晉升的人來說，帶有南方口音，都會有麻煩。不要以為只是一小撮人受歧視，法國六千七百萬人口中，有高達三千萬人自認說話帶有口音。為了避免遭人歧視或難以融入「上流」，網上很多課程教說標準的巴黎中產階級法語。

記得以前看過經典電影《窈窕淑女》，描述一名大學教授如何將一名來自社會低層的賣花女伊萊莎，訓練成一名氣質高雅、儀態萬千的上流社會大家閨秀。教授

花最多時間的是教導伊萊莎正確的英語發音，訓練完成後，當伊萊莎到馬場與貴賓會面時，整個過程都沒有露出任何馬腳，直至她鼓勵馬匹跑快些，真情流露說了一句「C'mon Dover, move your bloomin' arse！」才險些暴露出身。

行為舉止可變，但大多數人的口音卻根深蒂固難以改變。例如廣東人和福建人講普通話，有些音節難以發出，所以有句話叫：「天不怕地不怕，最怕廣東人講官話。」筆者有時會自我安慰，語言要有自己的風格，就因為有口音，所以才別具風味。

童眼觀世 梁戴
逢周二、四見報



歌，羞於談理想：「深夜飲酒，杯子碰到一起，都是夢破碎的聲音」。

所以我們依依難捨馬拉當拿的驟然離去，因為他的腳下有英勇無畏，自由不羈；他在球場上激情狂飆，叱咤風雲；他將個性演繹得淋漓盡致，就像切格瓦拉、約翰連儂一樣，代表着我們心心念念的理想主義。

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無用之用。在這個浮躁而喧囂的時代，實用主義被奉為圭臬，詩歌、搖滾、足球或許早已淪為無用之事。殊不知，無用之用，方為大用。我們依然需要仰望星空，放飛自我，尋找詩意的棲息。

謹以此緬懷簡單、純粹的「老馬」。

十八彎 關爾
逢周二見報



懷念馬拉當拿

馬拉當拿的驟然逝去，着實讓人猝不及防。他是複雜的「球王」，又是單純的野小子，就連與這個世界告別的方式，都這麼特立獨行，不同凡響。

這一齣英雄史詩劇，再也看不到續集了。噩耗傳來，社交平台一片哀傷。坦白講，我不是球迷，或者說只是一個在世界盃期間才熬夜看球的「偽球迷」，但對球迷們此時的心情卻感同身受。

正如喜歡詩歌的總對海子念念不忘，喜歡搖滾的將黃家駒視若「信仰」，喜歡武俠小說的，覺得金庸之後再無江湖。我們對於馬拉當拿之驟逝唏噓不已，是難以割捨那些可以肆無忌憚、揮灑激情的舊時光。

有人說，所謂詩與遠方，都是虛幻的，縹渺的，無用的；但那個無用的年代

，卻總是讓人心生嚮往。那個時候，文學回歸人性，確立自我，當中有家國情懷的詠嘆，也有普世價值的探討。神州大地遍野詩人，有的豐富而細膩，「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」；有的矛盾而敏感，「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，但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」；有的浪漫而靈性，「從明天起，做一個幸福的人，餵馬、劈柴，周遊世界」。

那個時候，北京工體舞台上《一無所有》的一聲嘶吼，人們發現，音樂原來可以充滿現實批判和社會啟蒙，在大時代感與東方美學的結合中，可以聽到思維的高度、心靈的深度、視野的廣度和創作者的高度。

而今，古調雖自愛，今人多不彈。反抒情、反崇高成了潮流，人們惰於讀詩

等

了。

等待是一個過程，難以預測結果，故此可衍生多不勝數的可能性，因此亦是可供發揮的戲劇題材。現代西方戲劇貝克特的作品《等待果陀》，充分展現等待過程既真實亦荒誕的情境：兩個流浪漢在枯樹下，等候一位果陀先生到來。劇本沒有說明流浪漢與果陀的關係，也不知道流浪漢為何要等待果陀。總之，兩個流浪漢的生存目標就是要等到果陀出現，二人堅決等待的過程中，時間好像停頓了，亦似是飛快流逝。

《等待果陀》於一九五三年在法國巴黎首演，當時觀眾反應不一。有人覺得

該劇的主題發人深省，亦有人認為劇本離經叛道。自此之後，該劇在世界劇場都是熱門劇目，被翻譯成不同語言經常演出，讓觀眾一同體會「等待」的深層意義。

在全世界都被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際，人們也正在經歷一段漫長的等待過程：疫情到底何時完結？這問題之前，或許應該先問：疫苗何時出現？我並非專業人士，但據悉任何藥物都要經過研發、測試和審批最少三個階段，每一個階段都要有肯定的認證才可過關，絕不可揠苗助長，一蹴而就。現在我們只能堅持下去，一直等待……

文藝中年 輕羽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牽手北方男子

隔着長江黃河，賭王千金何超蓮愛上了祖籍陝西的竇驥，二人表現恩愛、感情穩定。竇驥是誰？三十歲出頭的他其實已拍過不少影視劇，最近在內地熱播的《燕雲台》，一號男主角便是他。竇驥生於西安，十歲移居加拿大，後邊打工邊讀書，連續兩年在空手道比賽中獲得金銀獎牌，十九歲時在加拿大中文電台舉辦的「陽光男孩」比賽中奪冠。他二十歲返回中國，考入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。竇驥外形高大俊朗，性格溫暖隨和，頗有觀眾緣。

若以何超蓮的條件，有大批優秀男子可供其挑選，但她卻偏偏牽手具有北方男子氣質的竇驥，而她另一位同父異母姐姐何超盈，更是嫁給了祖籍哈爾濱的哈佛「學霸」辛奇隆，已

生下愛情结晶。賭王家族錢財多的是，千金們擇偶未局限於門當戶對的「富二代」、「富三代」，或許主要是考慮對方的人品和才華。

曾有家長託我留意內地有無合適人選，可介紹予他們的大齡女兒結識，條件之一：「最好是廣東人，同聲同氣容易溝通。」一般來說，港人對於外省人尤其是北方人缺乏了解，相比之下，賭王千金們的觀念開放許多。

紅塵記事 慕秋
wusiupikwa@yahoo.com.hk
逢周二見報



衣香鬢影星輝夜

一年一度的無線電視台慶節目，是衣香鬢影之夜，不止美女雲集，俊男也不少，這個齊集全台藝員演出的電視盛會，也正好帶給防疫中的觀眾們多一點娛樂。

綜觀整晚節目，說不上精彩，當然更不能與以前相比，但總算藝員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在熒幕前演出不同的項目。司儀少不了汪明荃與鄭裕玲，是「鎮台之寶」，演出毋庸置疑；阿叻陳百祥的參與是錦上添花，為節目增加不少歡樂氣氛。個別節目中，歌唱部分仍是比較弱，除了周柏豪外，缺乏更多有分量的歌手，總覺得周柏豪與連詩雅外形十分相配，最後節目總算有楊千嬅

助陣，令不少歌迷不致太失望。藝員的武術表演環節，難度只是一般，鄭俊弘演功夫，都幾「型仔」，似模似樣的演出。

是晚台慶服裝，兩位司儀都以紅色為主，裕玲大紅貼頸晚裝，用八個字形容，大方得體、恰如其分。而汪明荃則紫紅色長裙，閃閃生輝，十分搶鏡。細看下陳貝兒的銀白色晚裝很漂亮，頸飾與紗袖配合得很好，如果要選最佳衣着造型，一定入選。當晚七彩繽紛的顏色，來自眾女藝員穿着的晚服色調，帶點性感打扮的陳曉華、張曦雯十分吸引目光，傅嘉莉全身紅色套裝，像賀年裝扮。總括來說，是晚男藝員的服飾也不比

女藝員遜色。

司儀之一的陸浩明與林溥來，一個以綠色為主，一個以藍色為主，都是目前的流行色調，西裝禮服分別用不同圖案設計衫身，像陸浩明的綠色花圖案就非常特別，丁子朗的白色與紫色配襯，顯得充滿活力，幾位男司儀的服裝很有特色。

一個綜合節目是否成功吸引觀眾，也不一定要有天王巨星助陣，只要製作認真，藝員努力參與演出，一樣可以成為受歡迎的節目。

衣尚 蕙蕙
逢周二、四見報

